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偶的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故事会

STORIES



偶的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偶的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80685-747-2

I. 偶...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0656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偶的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80685-747-2/G·018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451182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082)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需指出的是，本书《偶的故事》其实就是“我的故事”，之所以取用“偶”这个网络语言，主要是考虑到它现在已经流行并且为青年读者所接受。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偶的家庭生活

叫他一声哥	2
我的母亲是修女	8
换妻	12
无悔的选择	16
家里钻进一条毒蛇	22

偶的情感世界

樱桃如血	28
你是我的女王	31
善良真好	37
我的女友是“新人类”	42
骗子也痴情	46

偶的职场生涯

男妇产科大夫	53
漂亮女对手	59
我是点菜师	66
撞衫	72

偶的处世经历

永远的忏悔	76
糖水里的月亮	80
知道回家的伞	84
掌声响起来	88
见面礼	91
不可战胜的民族	95
别叫我大姐	102

偶的交友心得

卖烟女	107
艺术的魅力	114
与爱情无关	119
这个美眉不太冷	124
我的 QQ 里下了一场雪	128
难忘一面之交	134

偶的人生感悟

两碗热汤面	140
脑袋被驴踢了	143
遭遇陷阱	147
街头歌手	151

偶的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是每个家庭成员心灵的
镜子,也是衡量他们人格的尺度。



叫他一声哥



自打两个星期以前，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就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妈妈不知是哭还是笑，不时地用手揉眼睛。通知书没到，她总担心我考不上；如今通知书到了，她又念叨着我路上咋走。我对妈说没事，我大了，自己能走的。妈叫我别辇，说不是叫黑娃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黑娃送。

黑娃是谁？按理说，我要叫他哥。自从我爸去世后，后爷爷儿俩就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我们家来。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每天天一亮，我就上学，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

看到那两双眼睛，更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手，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吃。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很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像小数点后面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再也不跟他们住一起……

有道是：苦日子长甜日子短。两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妈说今夜要跟我睡会儿。可妈倒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压低声音叫着我的小名：“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秀。你爸死后，妈实在是没法，才走这一步。妈又有病，这么多的地，家里没个劳力，多困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了，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也要两三万，这还得靠他们爷俩。唉，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女儿家，人大心大，妈也不怪你。天亮，你就要走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天亮临走，叫黑娃一声哥，好吗？他今年二十了，比你大一岁。”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这一点，我深深地懂得，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可天亮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底下力气的人。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地干，就连到了拾棉花最忙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不管地里的活多么

紧，每到下雨下雪，妈还叫黑娃给我送雨伞，送雨鞋。

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黑娃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黑娃走到学校大门前面时，老远地，我就跑出教室，去接黑娃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后来，黑娃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

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的話，其实，黑娃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黑娃晒得很黑。要是命运能够公平地让他上学的话，我敢说，黑娃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黑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可是很不幸，他妈死得早，甘肃老家，山沟里穷，上不起初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岁，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拿他当成了强劳力，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

我和黑娃上了火车，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轧轧、轧轧”声，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

坐在火车上，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我知道，我这一去，不是永别，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我好想妈妈，我就从车窗往外看，想看到妈妈，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黑娃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面向对面的他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在看着窗外。他似乎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一个人看那车外不停地流动的风景綫。

一天一夜过去了，同坐在一起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捧着本书觉得十分寂寞，几次鼓足勇气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了。有时，黑娃去给我打杯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

火车进了兰州站，停车十分钟，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卖。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一块，要不要？”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我见价钱还可以，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随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调头想走。

我正要喊，只见黑娃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里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凶狠狠地说：“找钱！”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娃那怒不可遏的样子。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在地找三块钱，黑娃一定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

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再转身看看黑娃，只见他已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车又开动了。

我朝黑娃看了一眼，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早着哩。

于是，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进兜里。

到西安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火车站好大呀！车站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人海中，到处看不到一个熟人，我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好想哭。大

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我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地跟着黑娃往前挤，原先那种厌恶、傲慢的感觉，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那么贴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心里很害怕，问：“这走到哪了？对不对？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说：“不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

“你走过吗？”

“走过。那年，跟爸来，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听妈的话，让他来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准该哭鼻子了。

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灯火辉煌，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我一眼就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

打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高兴得大叫：“哎，陕西师大！那儿，你看，在那！有人来接我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连忙从人丛中挤过去，拿出入学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往他们车上送，还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

另一个男生走过去，从黑娃肩上往下拿包，问我：“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就一起上车吧。学校有招待所，对家属全部免费。”

黑娃放下包，说：“不了，妹妹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在车站上坐会儿，明天天不亮就回。”

那个大学生说：“明天天不亮就回？忙啥？到了西安，还不好好玩玩？难得来一趟，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去华清池洗个澡呀……来来来，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就要走。

说话间，车开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说：“咦，跟你哥说再见呀。”

“哥……”我从车窗伸出手，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好想哭。

他一听，连忙笑着对我挥手。

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刘殿学）

（题图：黄全昌）

我的母亲是修女



自从母亲离开我之后，我一直恨她，刻骨铭心地恨。有时恨到深处，我甚至会找个东西假想是母亲，然后对着它拳打脚踢，直到没了力气才住手。

说起来，我的母亲是一个修女，是那种甘愿把一生献给上帝而不结婚的人。“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宗教信仰都被视作封建迷信，我们那里的教堂也被强行关闭，人员被遣返原籍。几乎所有的人都回去了，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年方二十的小修女，另一个是教堂里的小神父。他们两个人都是孤儿，从小在教堂里长大，没有什么亲人，于是只好让他们留了下来。

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既然空荡荡的教堂里只有他们一男一女两个人，那为什么不可以凑成一对夫妻呢？这个想法够刺激！

造反派们兴奋起来，于是便分头去找他们说这件事。但是一次次地劝说，换来的都是无言的拒绝。

造反派们恼了：一对帝国主义的洋奴，敬酒不吃吃罚酒，想造反啊？他们不由分说，强行把修女和神父关进一间屋子，想逼迫他们硬成夫妻。

许多天过去了，可是，造反派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于是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把两个人放进一个不足四平方米的干井里。那时，正是冬天下雪的天气，他们只给了两个人一条被子。可尽管这样，修女和神父还是不肯屈服，第二天，当太阳照在干井里的时候，造反派发现井中的一男一女两个人各守一个角落，一条被子被中间截开，两个人各拥半条。

这下造反派彻底没辙了，于是便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不愿做夫妻，那好，明天就罚男的去劳改，女的呢，随便送给谁算了，反正乡下光棍多的是。”

这话犹如晴天一声霹雳，直到这时候，修女和神父两个人一直都很安和的眼中，才第一次流露出惊恐与不安。造反派们很是得意，终于又改造了两个帝国主义的“洋奴”。

这天晚上，修女终于犹犹豫豫地向神父靠拢，而神父也终于没有拒绝。月光透过窗子照进屋来，照在两个人的身上……

就在这时候，“哇——”屋外突然响起一阵欢叫声。原来，那些造反派一直悄悄候在屋子外，就等着想看好戏哩！

这是何等的耻辱！神父大喊大叫地从屋子里冲出去，找那些人拼命。但又有什么用呢？除去饱受一顿拳打脚踢，竟然还被人在身上洒了一通小便。

第二天，教堂旁边通向城外的那条河里，浮起一具尸首，眼睛睁得大大的，很是吓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去，就见那修女一言不发地跳进河里，把尸体背上岸，整理好，然后又背到城外，默默地掩埋入土。

十个月以后，修女生下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从不说话。甚至于当我被别人骂，被别人打了，她

也是一言不发，拉了我就走。记得有一次，是我打了别人，她硬拉着我上别人家去赔罪，被别人唾了一脸，也还是一声不响。

十四岁那年，我考上重点高中，要到学校去住宿了。毕竟是我的母亲，晚上，我走进她的房间，想在离家的时候，好好和母亲说说话。可是，母亲依旧一言不发，末了，只是幽幽地对我说：“明天，我要走了，回教堂。以后，你要多照顾自己。”

第二天，走在通往教堂的路上，我不停地哭，我想用泪水唤回我的母亲。可是，母亲却连头也不回，径直地走了。我忍不住蹲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哭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了。我对着母亲远走的背影，大声哭喊着：“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高中三年，我只知道拼命地读书，最终如愿考上了医科大学。

那一次，老师分给我们一个试验项目，观察一群小白鼠的癌变情况。我们例行为小白鼠接种病毒，可是没过几天，就发现其中有一只小白鼠的腹部超常规地隆起，这显然不是病毒引起的，经检查，它怀孕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小白鼠被接种后在身上出现的毒瘤一天天地长大，与此同时，那只怀孕的小白鼠肚子也越加隆起。这一天，按照我们的试验进程，从这群小白鼠的受毒时间推算，应该是它们结束生命的时候了。上午，我拿了消毒器具准备去做清理工作，猛地发现倒下的那群小白鼠周围，多了四五只红色的小东西。原来是那只怀孕的小白鼠生了，而且它竟然还活着，只是显得很疲惫，身上已经没多少肉了，所以那只毒瘤也就特别显眼。只见它双眼紧闭，喘着气，猛地转过头来，对着那只毒瘤子狠命地咬了下去。我一时惊呆了，眼看着那小白鼠一口咬下去，血流如注，但它还是不松口，直到把瘤子全部咬下来，它才安静下来。

随后的事情简直是奇迹！虽然那小白鼠瘦得几乎不成样子，但每天还是努力地吃东西，它的几个孩子也不停地吮吸它的乳汁，一天天地长大。不知怎的，一股悲凉之情刹那间从我心头

升起，这些小白鼠使我联想起自己的身世，我不由黯然神伤。

那天清晨，我照例又到实验室去，几只白鼠孩子在笼子里活蹦乱跳的，而那只白鼠妈妈却一动不动地躺着，它死了。我心里一顿，再算了一下日期，这一天正好是白鼠孩子的断乳期。我幡然顿悟：白鼠妈妈是出于母亲的本能，才顽强地活了下来。

呵，母亲！我猛跌坐在地上。我仿佛听见一个遥远的祈祷之声，突然也停住了。那是我的母亲么？

我明白了，我其实是不应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同这些小白鼠一样，因为，我的存在是母亲的耻辱，我的成长也时时刺激着母亲的痛苦。我是辱没了父母最神圣的东西的结果，但母亲依旧忍受着世俗的羞辱，将我养到可以独立的时候。

我不顾一切地踏上回家的路，满怀内疚，虔诚地守候在母亲的教堂门口。一位年长的修女接待了我，我还没有说出母亲的教名呢，她就像早就知道了我会来似的，径直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对我说，“你母亲昨天刚刚到另一个世界，她知道你迟早会来，托我把这些东西给你。”

年长的修女缓缓地打开柜子门，捧出一叠衣服，说：“这些都是你母亲为你做的，从你十四岁读高中开始，她每年做两套。你可以清点一下。”

望着这些由小到大的衣服，我喃喃问道：“母亲，母亲临死前没有说些什么吗？”

“没有。”年长的修女对我说，“她只说，你要是问，就指给你看这扇房门，和桌上的这盏灯。”

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仿佛看到油灯下，一个瘦弱的修女就着昏黄的灯光，一边做着永远送不出去的衣服，一边望着门外，等候一生不会再见的儿子。

呵，我的母亲！

（原 兴）（题图：杨宏富）